

家庭·广瑞路

大伯

| 苗非苗 文 |

前天晚饭,我还和朋友提起已经103岁的大伯。我跟他们说,一个人的长寿不是没有理由的,大伯的长寿离不开三个习惯:一是生活规律,早睡早起;二是饭要吃饱,吃好吃孬,都要吃饱,别挑食;三是不生气,不红脸。他们唏嘘,说很难做到。是啊,我是在十八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乌鲁木齐的大伯,那时他已经七十来岁,我哪里知道他这种金刚不乱的性情打哪里养成呢。

这才过了一天。昨天晚上,二哥发来一条消息,说大伯去世了。我有点愣,又是平静的,似乎这就是摆在那里的句子。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,我没有给二哥回话。他一定是要赶今天上午的火车,从伊犁坐到乌鲁木齐。在我们几个孩子里,我俩是和伯伯家关系最亲近的。二哥小时候跟母亲去口里治病,来来往往都是住在大伯家的。我和大伯,还有已经过世的大妈,却是从18岁就开始了相处的缘分,只是这些年我不在乌鲁木齐,如今在无锡,我们的生活是离得越来越远了。

大姐没有跟我说大伯的去世,她只通知了同在新疆的二哥。我没有给二哥回信,我不知道该怎么说,也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我只是难过。大伯是我乌鲁木齐的情感。没了大伯,那座城市好像瞬间就和我失去了情感的牵绊,以后,我再回去,我要去哪里。

大伯叫张建德。我的父亲叫张富德。他俩共有一个爷爷。大伯是我乌鲁木齐生活的亲切之地。大伯和大妈生活了一辈子,没有生育自己的儿女,大姐是大妈抱养了自己妹妹的女儿。大妈身体从年轻时就一直不好,大妈说是当年修渠受了冻,腰受了伤,这就留下了病根。女人的伤,常常一击即中,然后就可能是一生。

大伯比大妈大上五六岁,大妈长得好看,又能说会道,一家子的话,好

像都被大妈说了。每次去大伯家,都是我和大妈说话,大伯忙前忙后,张罗着给我做好吃的。大伯是个厨师。很久以前乌鲁木齐没有什么大的宾馆,昆仑宾馆就显得鹤立鸡群。这个宾馆是政府接待用的,打着公字头的印记。刀郎的“停在八楼的二路汽车”,说的就是八层的昆仑宾馆,乌鲁木齐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最高楼。大伯曾经是这里的大厨。我对吃不那么讲究,但能吃出好来。大伯的饭,从来都不复杂,只简单几样,看着不费多少功夫,一桌香喷喷的饭就摆在了桌上。我来乌鲁木齐之前不吃红烧肉,在伊犁草原上长大的我,对猪肉似乎有种地域上带来的反感。妈妈偶尔会做,我都敬而远之。大伯的红烧肉却让我开了荤,亮晶晶的,肥而不腻,一块两块是不够的。

我在大学四年级,为了实习和考研方便,曾经在大伯家住过一个月。这时候的大伯已经退休了,在家门口的技校当食堂大师傅。我每天中午的饭食都是大伯从食堂带回来的。晚上,他会专门做顿饭。我俩都爱吃汤饭。大伯家有几个极大的汤碗,是搪瓷的,像一家子熬粥的大口砂锅。他一碗,我一碗,一锅饭差不多就见底了。我俩吃得很热闹,谁也不看谁,就一勺接一勺,桌上有蒜,有醋,有辣椒酱,拍黄瓜或豆角不一。这大搪瓷碗,在之后的数年里,几乎成了我的专利。大伯觉得我能吃,就得用这碗。我听大伯的,使劲吃。吃大伯做的饭,是一种家常的幸福。三五年,我去看他,他还要弯着身子给我煮肉吃,让家里的保姆给我包饺子。前年回去,大伯走动少了,多数时间坐在沙发上。他跟我讲,工作辛苦吧,再忙再累饭要吃饱。我听着大伯说,嗯嗯,嗯嗯,一个劲地点头。来之前心里还在激荡的岁月,在大伯这里,似乎定了下来,就那么安然地在一天三顿饭中往返。

大伯的家很简单。两居室。十来年前,姐夫把这里重新整装,原来的门槛敲平,方砖变成瓷砖,厨房和阳台打通,便池换了马桶。门口多放了一张折叠床,最初是保姆睡,那时大妈还在,后来就变成大姐的床铺。里屋的大床归了保姆,另一间是大伯的。这变了样的家,我再没睡过,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屋子。可我还是很留恋以前那张大大的木床,拉上窗帘,就是静静的夜晚。醒来是安静的一天,早饭已经做好,馒头,鸡蛋,榨菜,皮辣红,一碗杠杠杠的粥。这杠杠杠,是彬彬的描述,里面有各种豆子,有核桃,有葡萄干,大妈爱吃,我也爱吃。大伯从不说我懒,见人只是夸我这小女儿勤快,用功,说我每天读书多么辛苦。在之后的很多年里,这些表扬没有停过。

在我的生活里,除了父母,没有谁像大伯这样把我当个小孩惯着,他从不觉得我应该做饭,他不相信我会做饭。学习,是我在家人眼中的标识。我很怡然自得。在这里,我是个惯坏的孩子。

没有人知道大伯对我的意义,没有人知道当爸爸不在的时候,我生命中那疼我的人活生生剥离而去的疼痛。大伯是又一次疼痛。大姐说,世间有灵。我知道,灵,就在我心里。

大伯个子不那么高,也不矮。大伯的腰一向都是直的,走路有力,耳朵大大的,脸略有点方。我记忆中的他,很少皱眉。当他还能走路时,我从小区的山坡下走来,拐角处的大杨树下,坐着三三两两的老人,大伯安静地坐在那里,他很少和别人热聊,他听,大妈也听。看到我,大伯大妈站起来,说,我家女儿来了,我笑着和旁边的老人打招呼,然后,一路向右,走到楼的最深处,打开一楼中间那扇门,就是那小小的安稳世界。

忆旧·古运河

高考：
回头却不是从前

| 陈从广 文 |

高考,如梦。1992年9月,我开始读一年级。现在想起来有些苦涩,临近开学时,没有像样的衣服可以穿,妈妈便熬夜给我做衣服。读小学时,我还要帮着家里做农活,拔草喂牛等。记得那时我很爱学习,有一次我背着书包去上学,路上碰到了村子里的人问我干什么去,我回答上学啊,他说今天周末呀,原来我忘记日期了。

我刚上初中时,村里还有两个小伙伴与我一起上学,后来他们先后辍学,只剩下我一个人上初中了。我家距离初中学校有五六公里,周末我都是步行回家的,我依然记得奔走在田间小路上的场景,一边走,一边学习,背诵着文章:“希望是本无所谓有,无所谓无的。这正如地上的路,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”

2000年,我考上了重点高中,高中三年都是在快节奏中度过的,老师抓得很紧,作为学生更不敢懈怠。课桌上的书堆得左三层右三层,学习,还是学习。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,晚上十一二点才离开教室。记得我们宿舍有一个同学,回到宿舍后点上蜡烛,坚持学习到凌晨一二点。很多时候,学业的诸多压力,会让人感到枯燥和焦虑。每当这个时候,老师和父母的鼓励与支持,给了我无穷的力量,让我坚持沉浸在书的海洋,坚信有朝一日自己终将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

2003年的高考有太多故事,遭遇非典疫情,亲历了每天上学量体温的场景。2003年的高考,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,时间提前一个月,是在6月的7日、8日、9日三天。之后每年的6月7日、8日、9日三天,作为高考时间成为惯例保留下来。2003年高考被认为是史上最难高考之一。

我当时是住校生,父母高考前给我带来很多好吃的,高考期间,他们担心给我带来心理压力,并没有送考,嘱咐我像平时的考试一样对待高考。高考时,感觉数学特别难。高考的作文题目是《感情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》,我写了关于董事长和总经理看问题角度不同的故事。后来经历了估分、填报志愿等一系列的环节,亲历了一场成长的裂变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高考记忆。2003年参加高考,一晃过去近20年了,却不曾忘记,因为那是自己的青春。直到现在,我一直关注高考,每年习惯性地关注全国各地的高考作文。最近几年我参加了微博发起的高考作文大赛,参加了7次,5次被大赛评委翻牌,自己很是欣慰。

奔跑的风景,年轻的样子,青春的味道,甚是美好。感谢高考,让我进入大学的殿堂,见识了更为广阔的世界,改变了我的命运。高考,这个有关青春的往事让人难忘,这个改变命运的故事让人铭记。

回想高考的那些日子,徜徉在青春的时光里,走过的路,见到的人,心中的梦,已化作汗水,迸发生命的力量,支撑推动着自己前行,不断地奔向远方,看到更广阔的世界,见到更亮丽的风景,遇到更惊艳的人。

情趣·健康桥

外婆的油绞

| 蔡亚春 文 |

每当新麦上市,磨了面粉,外婆便开始给我们做各种吃食。除了最常见的面条、馄饨,还有我们孩子最喜欢的各种小食,煎的、炸的、蒸的,雪白的面粉在她手中如变魔术似的,秒变为各种美食。其中,印象最深的是外婆做的油绞。

做油绞的前道工序和做手擀面类似,用擀面杖将面团擀成一个大大面片,越薄越好,再切成一个个巴掌大小的四方小面片。小面片对折,中间隔寸许剪出两道口子,拎住面片的一头,从口子中穿出,两头再向外轻轻拉扯抚平,一个中间绞如绳索的油绞面坯就做成了。外婆将油锅烧到五六成热,将面坯放进油锅余,经过菜油的浸润和火力的催热,面皮的色泽慢慢由白变黄,外婆用筷子夹起一个油绞,翻个身再炸,当煎到两面一样金黄,面皮鼓出大大小小的气泡时,就可以出锅。外婆和面时,还加入了鸡蛋和芝麻,炸出的油绞像一只只点缀着黑点的金黄色蝴蝶在盆中展翅欲飞。

凉了油绞可以保存多日,摸上去很硬,一咬,嘎嘣一声,面粉的

清香、芝麻的焦香、菜油的鲜香,立即在舌尖喉边炸开。我们吃油绞时,都用双手捧着,舍不得碎片掉落地上。

外婆做的油绞好吃,在村上是出了名的,可是做油绞要花不少功夫,更要耗费许多菜油,外婆也是难得露一手。不过,只要有人来请她

做,外婆总是有求必应。以前老家有习俗,新生儿第一次跟父母回外婆家,要带上一大篮油绞。每户人家也会收到两三个油绞,一起祝贺出嫁的女儿已在婆家添了丁。我们小孩子哪管那么多,只要有油绞吃,就是件无比快乐的事。我经常沾外婆的光,经常吃到松脆的油绞。



人生如戏

插画
戎锋